

人文译丛

自由的逻辑

【英】迈克尔·波兰尼 / 著

Michael 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人文译丛

自由的逻辑

【英】迈克尔·波兰尼 / 著

Michael Polanyi

冯银江 李雪茹 / 译

**The Logic of
Liberty**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逻辑/(英)博兰尼著;冯银江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1

(人文译丛)

书名原文: The Logic of liberty

ISBN 7 - 206 - 03940 - 5

I. 自… II. ①博…②冯… III. 自由—研究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485 号

自由的逻辑

著 者	[英]迈克尔·博兰尼	译 者	冯银江 李雪茹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封面设计	张亚力
责任校对	叶 高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恒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3940 - 5/D·989		
定 价	16.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出版说明

迈克尔·博兰尼之被国人冷遇，恐怕用“遗美于外”一词也不足以描述遗憾之绪。

在西方学界，迈克尔·博兰尼与哈耶克、波普尔一同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在捍卫人类自由上，他更富激情，也更为执著。同阅读哈耶克和波普尔几乎曾经成为国内知识人的一种“时尚”相比，迈克尔·博兰尼的寂寞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在“人文译丛”中推介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自由的逻辑》。

当然，作为西方学者，迈克尔·博兰尼存在着视点上的盲区，在本书中，有少量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其臧否相信读者自会判断。

致 谢

本书作者要感谢下列出版物的编者，感谢他们惠允在本书当中使用论文或其部分，这些论文最初即发表于下面的出版物当中：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rchiv der Staatwissenschaften,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Economica, Humanitas, The Lancet, The Listener, Measure, Memoi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Manchester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The Scientific Monthly.

M. P.

前言

使人非常遗憾的是，只有在我们按照潜藏于心里的一种理念的暗示，花了许多时间胡乱地收集材料之后，而且事实上又是在我们只就一种技术的方式长期集合了这些材料之后，我们才首次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个理念，而按照理念的种种目的，以建筑术的方式来计划一个整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①

这里收入的是我八年来所写的一些文章。它们表现了我不断发展的努力——便是阐明自由的地位，以回应我们这纷扰动荡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依次重行考察了自由的诸个方面，因为在时代的进程当中，这些方面逐渐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这一论证揭示了相关论题颇多的领域；同时，该论证还会提出些在战斗当中得以证明的有效答案。我曾想把材料融会贯通，再将其注入到综合体系的模型当中去，不过这未免显得不够成熟。若非先建立一个较之我们今天为着坚持信念而怀有的思想更好的基础，这样的尝试便无法进行。

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的这一文章汇编能够为未来的一种前后一致的学说提供某些要素。因为，本书通篇还是表现出一种思想上一致的路线。在这里，我比从前更其认真地考量了科学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88页。——译者

可信托的预先假设；这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科学知识的发现和接受，乃是对我们所持某种信念的寄托（commitment），而其他人则或许会拒不接受这一信念。这样，科学当中的自由，俨然便是寄托于某种信念的一个团体的自然法，而同样的结论亦可以靠类比用之于其它的各种智识自由。若遵循这样的路线，思想自由的正当性，一般便可以就我们对思想力量的信念，就承认我们培养内心事物的职责，来得到证明。一旦寄托于这样的信念和职责，我们就必须支持自由；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自由却并非我们关心的首要问题。

我是把经济自由，视为管理特定生产技术适宜且不可或缺的社会技术。虽然如今我们深切信奉着这种技术，总有一天，其它的选择会抛头露面，并有力地宣称自己的长处。

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自由——只要他尊重别人类似的权利——在此一自由理论当中只起很小的作用。私人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公共自由的重要柱石。自由社会还不是开放社会，而只是充分献身于一系列独特信念的社会。

我主张的是承认科学及一般思想可信托的基础，而拒绝的是自由的个人主义公式，这两者之间颇有着关联。该公式惟有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单纯当中，在彼时天真自明且坚定不移的科学真理当中，才能得到支持。而现代的自由，立足于对其可信托基础的全面批判上面，必得以更为积极的术语来构想。它的主张必须予以更加严格的界说，同时还要厉兵秣马，防备新的敌人——这些敌人，比之现代欧洲较为文雅的世纪里自由初尝胜果时的敌人要可怕得多。

我相信，这些综合性的问题无法以超然的态度来处理。对待这样的问题，需要将此一论题作为自己主题的作者充分的参与。因此，我也收入了一些在争论时所做的演讲。

迈克尔·博兰尼与哈耶克、波普尔同为“朝圣山学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战以来捍卫自由的有力斗士；然我国学界对哈耶克、波普尔介绍甚多，对博兰尼却少有提及。本书是博兰尼的重要代表作，初版于1951年，正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具有相同的写作背景及目的，亦与这两部捍卫自由的名著有异曲同工之力。

本书收入了作者二战前后的数篇论文，雄辩地阐述了他一如既往倡导的主题，即科学发展与经济进步应以自由的实现为基本前提，而阉割自由的计划化体制则有可能牺牲科学及经济发展。因此，在本书中表达了他力倡自由体制的信念。

目 录

前言/1

致谢/1

第一部 科学方面的事例/1

1. 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3

2. 科学的确信/8

3. 学术自由的基础/35

4. 科学的自治/53

5. 科学与福利/74

6. 计划化的科学/94

第二部 其它方面的事例/99

7. 前后矛盾的危险/101

8. 集中指导的范围/119

9. 利润与多中心性/150

10. 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167

第一部 科学方面的事例

1. 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① (1945 年)

3

应用科学有着明确的目的：它服务于我们的福利与安全。然而，纯粹科学又怎样呢？这种科学研究不存在可见的实际功用，对这种研究的正当性如何证明？直到晚近时期，一般还往往假定，这样的研究只服务于其本身的目的，服务于对真理之爱的知识的发现。我们是否还要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相信，科学家耗费公共资金，去搞这样的一些研究——比方费马定理的证明，或者计数字宙间的电子数——乃是恰当合理？这样的研究，虽然或许并不缺乏实际用途的某种间接可能性，却毕竟难以认为，它能像正常领域当中的任何人类行为那样，产生实际的收益。不，我们目前一般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那样，认为科学正应该为知识的缘故而追求知识，而不管其对社会福利的任何增进。这一变化并非来自环境的变化，而表现了公众舆论的一种根本转变——该转变乃是来自于近年来某种决定性哲学运动的诱发。

① 1938 年 8 月，英国科学促进学会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部，起初该部的主要动机在于希望对科学的进步施以有意的社会指导。随后的几年里，该运动聚集了很大的势力，因此 1945 年 12 月该部开会讨论科学计划化(Planning of Science)时，我预料该会议会以压倒多数，赞成计划化。我的开幕演说《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便是考虑到这一前景而写就；不过事实却证明，这次会议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报告人和听众一致赞成纯粹科学的传统地位，支持其为自身的理由而进行自由的探求。由此以来，在英国科学计划化的运动一蹶不振，直至无足轻重的地步。

这样，对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疑心重重的哲学运动，从两个不同侧面开始了进攻。一条战线径直指向的是科学按其自身的
4 资格讲话的要求。这条战线便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分析，它否认人类的智力能够在其自身的基础上独立运作，而主张思想的目的根本上乃是实践性的。依照这种观点，科学不过是种意识形态，其内容要由社会需要来决定。因此，科学的发展，要由新的实际兴趣的相继出现来解释。比方说，牛顿便表现为回应对航海的兴趣之兴起，而发现了万有引力；而麦克斯韦则表现为受到横跨大西洋通讯需要的刺激，而发现了电磁场。这样的哲学，否认纯粹科学有着其自身的目的，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一扫而光。于是对纯粹科学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其并非全然纯粹的性质——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到头来会证明为有用处的性质。

另一条战线乃是基于道德立场。它主张科学家应当将目光转向充满于世界的苦难，思考能够为其求得解除苦难的良方。它问道，看一看周围，他们是否还能在自己的心中发现这一点，即将自己的才干，仅仅用于某些抽象问题的解决——诸如计数字宙中的电子数，或者费马定理的解答。他们能如此自私地来证明……么？科学家因其单纯为了知识之爱而对科学进行的探究，受到了道德上的指责。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纯粹科学的阵地受到基于殊为不同的立场的两条交叉火力的攻击；这构成了某种相互矛盾的观点的结合——不过，在现代思想当中这倒实在是一种典型。这里有一种新型的破坏性怀疑主义，结合了新型的社会良知之激情；对于人类精神彻底的怀疑，却与过度的道德需求并行不悖。我们看到，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它已经对现代世界，做出了如此之多破坏性的打击：它挥舞的是社

会激情之锤，击打的是怀疑主义之凿。

这唤起了对我们的问题更加广泛的蕴涵，而欧洲的景象正揭示出这一点。对我们文明的破坏正在欧洲大陆泛滥开来，这并不能归之于法西斯主义兽性的某种偶然爆发。与此相反，始于俄国革命的那些事件毁坏了欧洲大陆，它们表现的却是单一的连贯过程，便是一种大规模的总体剧变。人道主义、爱国情感的洪流是其初始的刺激，正是这种情感，实现了对欧洲的破坏。野蛮经常潜存于我们中间；然而，惟有反叛的道德热情先打碎了文明的控制，野蛮才能得到大范围的释放。潜在的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总会存在；然而，惟有他们为自身的目的，成功地将道德的力量引入了歧路，他们才能够获得力量。

这样，我们必须问，为什么道德的力量会被如此引入歧路？为什么我们时代巨大的道德热情，会导向暴力与破坏的渠道？惟一能够做出的回答是：再没有可以用于疏导的其它渠道。激进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公众对正义与理性现实的信仰。它为这些观念打上的印记不过如此——要么单单是意识形态，要么仅仅是藏身其后的自私利益之掩护——而其实不过是为信徒们带来混乱与虚弱的根源。

并没有什么对正义及理性充分且有力的信仰留存下来，其中得以体现着社会的热情。成长起来的一代，充满着道德的火焰，对理性与正义则是不屑一顾。他们取而代之信仰的是什么？——是那些剩给他们供信仰之用的力量——是权力，是经济利益，是潜意识的欲望。因此，他们是将这些力量，当作自己可以托付自身的终极现实而接受下来。在这里，他们可以替自己的道德志向，找到现代的尖锐体现。同情转化为无情的仇恨，兄弟情谊的愿望，转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爱国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兽性；而那些更加邪恶、更加爱国的人，

便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近来阿特利先生便描述了当今欧洲最为迫切的需要。“我们需要，”他讲，“一种正义的观念，不是作为某个阶层的意志，而是作为某种绝对的东西”，以及领导权，“它将引导人民从单纯对物质利益的渴望，上升到对人类最高使命的意识”。而贝文先生讲起话来也是一样的风格。面对欧洲饥肠辘辘的大众，他谈的是一种“精神的饥饿，这要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然而不幸的是，由过去的世代里那些领导性的哲学运动卓有成效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里的学说明确教导的却是这样：正义不是别的，正是某个阶层的意志；同时再没有什么，能够比对物质利益的渴望来得更高——因此侈谈什么更高的使命，不是愚蠢，便是欺骗。今天最为迫切的需要，在每一方面都同这种哲学正相反对。对我们科学家，它在与科学的关联方面开始大打出手。我们对今日世界应做的最生死攸关的工作，便是恢复我们自身的科学理想，在现代哲学运动的影响之下，这一理想已经变得名誉扫地。我们必须主张，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知识的爱，而知识的功用绝非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我们必须一再为科学要求公众的尊敬和支持，追求知识且只追求知识的科学应受这样的尊敬和支持。因我们科学家宣誓效忠的，乃是比物质福利更其珍贵的价值，乃是比物质福利更为紧迫的工作。

纯粹学术的精神与极权主义的要求之间如此尖锐的对立，在现代历史上的许多残酷事件当中，都能得到充分的证明。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坚称自己标准纯洁性的大学，毫无例外会受到严酷的压迫，往往还要遭到沉重的惩罚。在今天，整个世界都认识到有负于波兰和挪威的大学，有负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大学，它们抵抗了这样的压力，经受了这样的惩罚。这些地

方便是今天确信我们欧洲文明基础的见证，是它们展现着欧洲复兴真正的希望。与此相反，在其它一些地方，大学听任自己屈服于恐吓利诱，而危及其标准；我们觉得，我们文明的根源也遭到了损毁。在这些地方，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已变得奄奄一息。

今日世界对科学的需要，首先是作为良好生活的范例。尽管灭顶之灾不断发生，即令今天，遍布这行星上的科学家们，依然构成伟大而良好的社会之主体。甚至目前，莫斯科与剑桥的科学家，班加罗尔与旧金山的科学家，尊敬的都是同样的科学标准；在溃败的德国及日本的深渊当中，科学家依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坚持的是科学工作的同样法则。虽然我们今天相互隔绝，我们却依然带有共同的智识遗产的标记，决意做同一伟大先驱的后继者。

这便是我对于当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在为我们的文明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当中，科学占据着前线的一翼。在破坏纯粹科学地位的运动里，我看到了攻击我们整个文明的分遣部队。我要说，这一分遣部队，体现的是当今某种最为野心勃勃、也最为宽宏大量的情感——然而惟其如此，在我看来它才更为危险。我们在这场战斗当中，必须为人类进步的某些最好的动机而战。不过我们无法听凭自己因此而屈服。现代怀疑主义轻而易举的智慧，毁灭了人类精神的指导，又释放了大量粗鲁未开的热情，这已经令我们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纵令那些在我们对纯粹科学的信念当中发现了老式作风的人嘲笑我们，纵令另一些认为我们自私的人谴责我们，我们还是必须坚持对于科学理想的捍卫。

8 2. 科学的确信^①

I

有关哲学探讨的徒劳无益，颇有些笑话流传。诚然，科学便是更有条理的职业，其中的每一个成就，虽然未免谦谦自重，却能带给我们健全的满足。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你的工作，它铁证如山，而又公开持久；它证明你一时间得到准许，去创造智识的历史。你发现了某种前所未见的事物；自此以后，在保持我们文明的记忆之所及，这些事物——起码你希望——会永远为人所知。

上一世纪的一些哲学家，因这种积极的成就而如此印象深刻，竟至于决定将哲学也一并清算了事，将哲学的对象分与不同的科学当中去。那时，形成了若干新的科学，它们将人类或者人类的事务当做自己的对象；表面看来，它们对自己的目的应付裕如。在这一对哲学实质的分割当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被拥戴为主要的继承人。

这一种终结所有哲学的哲学，可以设定为实证主义——虽然这样做未免有些不够严格。这一思潮，延续了发轫于蒙田、培根和笛卡尔，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里对基督教教会权威的叛反；不过它的企图，还不仅在于将理性从对权威的隶属关系

^① 此系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49 年上文章的扩充。